

農耕

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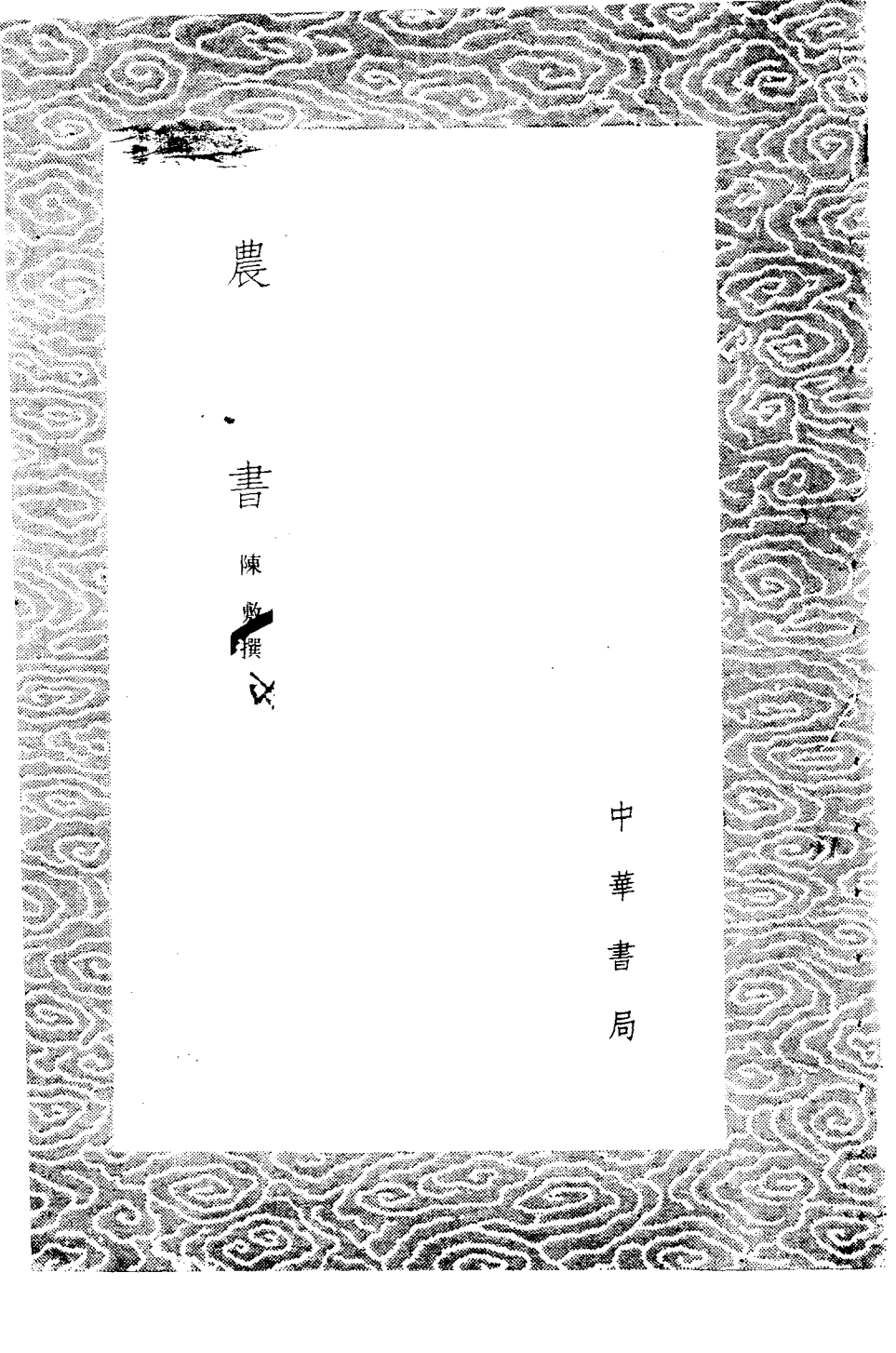
圖

詩

附錄

書





農

書

陳

敷撰

✕

中
華
書
局

古者四民。農處其一。洪範八政。食貨居其二。食謂嘉穀可食。貨謂布帛可衣。蓋以生民之本。衣食爲先。而王化之源。飽煖爲務也。上自神農之世。斲木爲耜。揉木爲耒。耒耜之利。以教天下。而民始知有農之事。堯命羲和以欽授民時。東作西成。使民知耕之勿失其時。舜命后稷。黎民阻飢。播時百穀。使民知種之各得其宜。及禹平洪水。制土田。定貢賦。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。土有肥磽之不一。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。使民知蠶績亦各因其利。殷周之盛。書詩所稱井田之制。詳矣。周衰。魯宣稅畝。春秋譏之。洎李愷盡地力。商君開阡陌。而井田之法失之。至於秦始而蕩然矣。漢唐之盛。損益三代之制。而孝弟力田之舉。猶有先王之遺意焉。此載之史冊。可攷而知之。宋興。承五代之弊。循唐漢之舊。追虞周之盛。列聖相繼。惟在務農桑。足衣食。此禮義之所以起。孝弟之所以生。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。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。爲細民之業。孔門所不學。多忽焉而不復知。或知焉而不復論。或論焉而不復實。募躬耕西山。心知其故。撰爲農書三卷。區分篇目。條陳件別。而論次之。是書也。非苟知之。蓋嘗允蹈之。確乎能其事。乃敢著其說以示人。孔子曰。蓋有不知而作者。我無是也。多聞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。以言聞見雖多。必擇其善者乃從。而識其不善者也。若徒知之。雖多曾何足用。文中子曰。蓋有慕名掠美。攘善矜能盜譽而作者。其取譏後世。寧有已乎。若葛抱朴之論神仙。陶隱居之疏本草。其謬悠之說。荒唐之論。取誚後世。不可勝紀矣。僕之所述。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爲可戒。文中子慕名而作爲可恥。與夫葛抱朴。陶隱居之述作。皆在所不取也。此蓋敘述先聖王撙節愛物之志。固非騰口空言。誇張盜名。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。迂疎不適用。

之比也。實有補於來世云爾。自念人微言輕。雖能爲可信可用。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。惟藉仁人君子。能取信於人者。以利天下之心爲心。庶能推而廣之。以行於此時而利後世。少裨吾聖君賢相財成之道。輔相之宜。以左右斯民。則真飲天和。食地德。亦少効物職之宜。不虛爲太平之幸老爾。西山隱居全真子陳真序。

後序

政治之要在夫民由常道。欲民由常道，必先使之有常心。欲使民有常心，必先制之有常產。有常產則家給人足，養備動時，斯乃能有常心矣。有常心則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婦婦，上下輯睦，斯乃能行常道矣。苟無常產，則衣食不給，飢寒交迫，父母兄弟妻子離散，而禮義不率，其能守常心耶？因無常心，則放僻邪侈，無所不爲，尙何常道之能行耶？是故聖王以服田力穡，勤勞農桑，爲急先務，其所以著爲法式，布在方策，教之委曲，纖悉施用于始中終，無所不用其至而誠盡者，誠以崇本之術，莫大乎是也。傳不云乎：民之大事在農。上帝之棗盛于是乎出，民之蕃庶于是乎生，事之供給于是乎在，和協輯睦于是乎興，財用蕃殖于是乎始，厚脬純固于是乎成，則民爲邦本，本固邦寧之道，廣至治之要，其有不在茲乎？雖然，農事備載方冊，聖人或因時以設教，因事而爲辭，其文散在六籍子史，廣大浩博，未易倫類而究覽也。賢士大夫固常熟復之矣，宜不待申明，然後知。乃若農夫野叟，不能盡皆周知，則臨事不能無錯失，故余纂述其源流，敍論其法式，詮次其先後，首尾貫穿，俾覽者有條而易見，用者有序而易循，朝夕從事，有條不紊，積日累月，功有章程，不致因循苟簡，倒置先後緩急之敝。雖甚慵惰疲怠者，且將曉然心喻志適，欲罷不能。知夫聖王務農重穀，勤勤在此，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，卽志好之行安之。父教子習，知世守而愈勵，不爲異端紛更其心，亦管子分四民羣萃而州處之意也。

洪眞州題後

西山陳居士於六經諸子百家之書。釋老氏、黃帝、神農氏之學。貫穿出入。往往成誦。如見其人。如指諸掌。下至術數小道。亦精其能。其尤精者易也。平生讀書。不求仕進。所至卽種藥治圃。以自給。紹興己巳。自西山來訪予于儀眞。時年七十四。出所著農書三卷。曰。此吾閒中事業。不足拈出。然使沮溺耦耕之徒見之。必有忻然相契處。樊遲請學稼。子曰。吾不如老農。先聖之言。吾志也。樊遲之學。吾事也。是或一道也。僕喜其言。取其書讀之三復。曰。如居士者可謂士矣。因以儀眞勸農文附其後。俾屬邑刻而傳之。丹陽洪興祖序。

此書成于紹興十九年。眞州雖曾刊行。而當時傳者失真。首尾顛錯。意義不貫者甚多。又爲或人不曉旨趣。妄自刪改。徒事絺章繪句。而理致乖越。是書也。將以曉農事之大。使人人心喻志解。今乃反惑其說。使老于農圃而視效于斯文者。方且嗤鄙不暇。其肯轉相讀說。勸勉而依倣之耶。僕誠憂之。故取家藏副本繕寫成帙。以待當世君子採取。以獻于上。然後鏤版流布。必使天下之民。咸究其利。則區區之志願畢矣。後五年甲戌元日。如是菴全眞子題。

高沙素號沃壤。中更兵火。土曠人稀。東作西成。既不盡力。而蠶桑之務。亦不加意。雖廣種薄收。然每遇豐歲。長淮所賴以儲蓄者。猶糴于此以取足焉。如使種藝有其方。耕穫得其便。地利旣已無遺。而又知所謂育蠶之事。則衣食充足。公私兼裕。寧有盡藏耶。余曩得農書一帙。凡耕桑種植之

法。纖悉無遺。竭來守此。視事之初。急鋟諸木。以爲邦人勸。爾父兄弟。其相與勉之。是郡守拳拳之意也。甲戌冬至日。新安汪綱書。

農書目錄

上卷

財力之宜

地勢之宜

耕耨之宜

天時之宜

六種之宜

居處之宜

糞田之宜

薅耘之宜

節用之宜

稽功之宜

器用之宜

念慮之宜

祈報篇

善其根苗篇

中卷

牛說

牧養役用之宜

醫治之宜

下卷

種桑之法

收蠶種之法

農書目錄

育蠶之法

用火採桑之法

簇箔藏繭之法

農書卷上

宋 陳 勇 撰

財力之宜篇第一

凡從事于務者。皆當量力而爲之。不可苟且。貪多務得。以致終無成遂也。傳曰。少則得多。多則惑。況稼穡在艱難之尤者。詎可不先度其財足。以贍力足。以給優游。不迫。可以取必效。然後爲之。儻或財不贍。力不給。而貪多務得。未免苟簡滅裂之患。十不得一二。幸其成功。已不可必矣。雖多其田畝。是多其患害。未見其利益也。若深思熟計。既善其始。又善其中。終必有成遂之常矣。豈徒苟徼一時之幸哉。易曰。君子以作事謀始。誠哉是言也。且古者分田之制。一夫一婦。受田百畝。草萊之地稱焉。以其地有肥磽不同。故有不易。一易再易之別焉。不易之地。上地也。家百畝。謂可歲耕之也。一易之地。中地也。家二百畝。謂閒歲耕其半。以息地氣。且裕民之力也。再易之地。下地也。家三百畝。謂歲耕百畝。三歲而一周也。先王之制如此。非獨以謂土敝則草木不長。氣衰而生物不遂也。抑欲其財力優裕。歲歲常稔。不致務廣而俱失。故皆以深耕易耨。而百穀用成。國裕民富可待也。仰事俯育可必也。諺有之曰。多虛不如少實。廣種不如狹收。豈不信然。竊嘗有以喻之。蒲且子。古之善弋者也。挽纖弱之弓。連雙鷁于青雲之際。蓋以挽弓之力有餘。然後可以巧中而必獲也。若乃力弱而弓強。則戰掉惴慄之不暇。何暇思獲。舉是以推。則農之治田。不在連阡跨陌之多。唯其財力相稱。則豐穰可期也。審矣。

地勢之宜篇第二

夫山川原隰。江湖藪澤。其高下之勢既異。則寒燠肥瘠各不同。大率高地多寒。泉冽而土冷。傳所謂高山多冬。以言常風寒也。且易以旱乾。下地多肥饒。易以渰浸。故治之各有宜也。若高田視其地勢高。水所會歸之處。量其所用。而鑿爲陂塘。約十畝田。卽損二三畝以瀦畜水。春夏之交。雨水時至。高大其隄。深闊其中。俾寬廣足以有容。隄之上疎植桑柘。可以繫牛。牛得涼蔭而遂性。隄得牛踐而堅實。桑得肥水而沃美。旱得決水以灌漑。潦卽不致于瀰漫而害稼。高田旱稻。自種至收。不過五六月。其閒旱乾。不過灌漑四五次。此可力致其常稔也。又田方耕時。大爲墜壟。俾牛可牧其上。踐踏堅實。而無滲漏。若其墜壟地勢高下適等。卽併合之。使田坵闊而緩。牛犁易以轉側也。其下地易以渰浸。必視其水勢衝突趨向之處。高大圩岸環遶之。其畝斜坡隄之處。可種蔬茹麻麥粟豆。兩傍亦可種桑牧牛。牛得水草之便。用力省而功兼倍也。若深水藪澤。則有葑田。以木縛爲田坵。浮繫水面。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。其木架田坵。隨水高下浮泛。自不渰溺。周禮所謂澤草所生。種之芒種。是也。芒種有二義。鄭謂有芒之種。若今黃綠穀。是也。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。今人占候。夏至小滿。至芒種節。則大水已過。然後以黃綠穀種之於湖田。則是有芒之種。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。黃綠穀自下種以至收刈。不過六七十日。亦以避水溢之患也。稻人掌稼下地。以瀦畜水。使其聚也。以坊止水。使不溢也。以遂均水。使勢分也。以列舍水。使其去也。以澮寫水。溝之大者也。其制如此。可謂備矣。尙何水溢之患耶。詩稱多黍多稌。以言高下。咸得其宜。今雖未能盡如古制。

亦可參酌依倣之也。

耕耨之宜篇第三

夫耕耨之先後遲速各有宜也。早田穫刈纔畢，隨即耕治，驟暴加糞壅培，而種豆麥蔬茹，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，以省來歲功役，且其收足，又以助歲計也。晚田宜待春乃耕，爲其糞積柔韌，必待其朽腐，易爲牛力。山川原隰多寒，經冬深耕，放水乾涸，雪霜凍沍，土壤蘇碎，當始春，又徧布朽糞腐草敗葉，以燒治之，則土暖而苗易發作。寒泉雖冽，不能害也。若不能然，則寒泉常浸，土脈冷而苗稼薄矣。詩稱有冽洳泉，無浸穫薪，冽彼下泉，浸彼苞稂，苞蕭苞葍，蓋謂是也。平陂易野，平耕而深，浸即草不生，而水亦積肥矣。俚語有之曰：春濁不如冬清，殆謂是也。將欲播種，撒石灰渥漉泥中，以去蟲螟之害。

天時之宜篇第四

四時八節之行，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，五運六氣所主，陰陽消長，有太過不及之差，其道甚微，其效甚著。蓋萬物因時受氣，因氣發生，其或氣至而時未至，或時至而氣未至，則造化發生之理因之也。若仲冬而李梅實，季秋而昆蟲不蟄藏，類可見矣。天反時爲災，地反物爲妖，災妖之生，不虛其應者，氣類召之也。陰陽一有愆忒，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，寒暑一失代謝，即節候差而不能運轉一氣，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，可不知耶？傳曰：不先時而起，不後時而縮，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，則生之蓄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無不遂矣。由庚，萬物得由其道，崇土，萬物得極其高大，由儀，萬物之生，各得其宜者，謂天地之閒，物物皆

順其理也。故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。以欽授民時。俾咸知東作南訛。西成朔易之候。稽之天文。則星鳥星火。星虛星昂。于是乎審矣。驗之物理。則鳥獸孳尾。希革毛毳。氄毛亦詳矣。而厥民析。因夷曠。可得而稽倣之也。大則取象乎天地。無乖升降之機。明則取法乎日星。不亂經營之度。定之以時。應之以數。此欽天勤民旨意。豈率然哉。其所以時和歲豐。良由此也。今人雷同。以建寅之月朔爲始春。建巳之月朔爲首夏。殊不知陰陽有消長。氣候有盈縮。冒昧以作事。其克有成耶。設或有成。亦幸而已。其可以爲常耶。聖王之莅事物。皆設官分職。以掌之。各置其官師以教導之。農師之職。其可已耶。春秋之時。法度並廢。宜凶荒荐至。乃書有年。書大有年。蓋幸而書之。抑見天道有常。而人自愆忒也。詩稱豐年穰穰。其崇如墉。其比如櫛。以言其得法度時宜。故豐登有常也。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敘。則百穀用成。彝倫攸斁。則百穀用不成。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。識陰陽消長之理。則百穀之成。斯可必矣。古先哲王。所以班朔明時者。匪直大一統也。將使斯民知謹時令。樂事赴功也。故農事以先知備豫爲善。

六種之宜篇第五

種蒔之事。各有攸敘。能知時宜。不違先後之序。則相繼以生成。相資以利用。種無虛日。收無虛月。一歲所資。縣縣相繼。尙何匱乏之足患。凍餒之足憂哉。正月種麻。泉閒旬一糞。五六月可刈矣。驅別緝績。以爲布婦功之能事也。二月種粟。必疎播種子。碾以轆軸。則地緊實。科本毳茂。穡穰長而子顆堅實。七月可濟乏絕矣。油麻有早晚二等。三月種早麻。纔甲拆。卽耘鋤。令苗稀疏。一月凡三耘鋤。則茂盛。七八月可收也。四

月種豆。耘鋤如麻。七月成熟矣。五月中旬後。種晚油麻。治如前法。九月成熟矣。不可太晚。晚則不實。畏霧露蒙罩之也。早麻白而纏莢者佳。謂之纏莢麻。晚麻名葉裏熟者最佳。謂之烏麻。油最美也。其類不一。唯此二者。人多種之。凡收刈麻。必堆罨一二夕。然後卓架曬之。卽再傾倒而盡矣。久罨則油暗。五月治地。唯要深熟。於五更承露。鋤之五七遍。卽土壤滋潤。累加糞壅。又復鋤轉。七夕已後。種蘿蔔菘菜。卽科大而肥美也。篩細糞和種子。打壟撮放。唯疎爲妙。燒土糞以糞之。霜雪不能彫。雜以石灰蟲不能蝕。更能以鰾鱧魚頭骨。煮汁漬種尤善。七月治地。屢加糞鋤轉。八月社前。卽可種麥。宜屢耘而屢糞。麥經兩社。卽倍收。而子顆堅實。詩曰。十月納禾稼。黍稷穰穰。禾麻菽麥。無不畢有。以資歲計。尙何窮匱乏絕之患耶。

居處之宜篇第六

先王居四民。時地利。亦必有道矣。制農居五畝。以二畝半在鄽。詩云。入此室處者。是也。以二畝半在田。詩云。中田有廬者。是也。方于耜舉趾之時。出居中田之廬。以便農事。俾采荼薪樗。以給農夫。治場爲圃。以種蔬茹。詩所謂疆場有瓜。是也。又牆下植桑。以便育蠶。古人治生之理。可謂曲盡矣。至九月築園爲場。十月而納禾稼。則歲事畢矣。春耕種。形足以勞動。秋收斂。亦可以休息矣。于是扶老攜幼。入此室處。以久居中田之廬。則鄽居荒而不治。于是穹室熏鼠。塞向墜戶也。國語載管仲居四民。各有攸處。不使厯雜。欲其專業。不爲異端。紛更其志也。達寒就溫。去勞就逸。所以處之各得其宜。此先王愛民之政也。今雖不能如是。要之民居去田近。則色色利便。易以集事。俚諺有之曰。近家無瘦地。遙田不富人。豈不信然。

糞田之宜篇第七

土壤氣脈其類不一。肥沃磽塉。美惡不同。治之各有宜也。且黑壤之地信美矣。然肥沃之過。或苗茂而實不堅。當取生新之土。以解利之。卽疎爽得宜也。磽塉之土信瘠惡矣。然糞壤滋培。卽其苗茂盛而實堅栗也。雖土壤異宜。顧治之如何耳。治之得宜。皆可成就。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。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。別土之等差而用糞治。且土之駢剛者。糞宜用牛。赤緹者。糞宜用羊。以至墳壤用麋。竭澤用鹿。鹹澇用豕。敦壤用狐。埴埴用豕。彊藥用蕢。輕農用犬。皆相視其土之性類。以所宜糞而糞之。斯得其理矣。俚諺謂之糞藥。以言用糞猶用藥也。凡農居之側。必置糞屋。低爲簷檻。以避風雨飄浸。且糞露星月。亦不肥矣。糞屋之中。鑿爲深池。墊以磚甃。勿使滲漏。凡掃除之土。燒燃之灰。簸揚之糠粃。斷臺落葉。積而焚之。沃以糞汁。積之既久。不覺其多。凡欲播種。篩去瓦石。取其細者。和勻種子。疎把撮之。待其苗長。又撒以壅之。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。或謂土敝則草木不長。氣衰則生物不遂。凡田土種三五年。其力已乏。斯語殆不然也。是未深思也。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。以糞治之。則益精熟肥美。其力當常新壯矣。抑何敝何衰之有。

薶耘之宜篇第八

詩云。以薶荼蓼。荼蓼朽止。黍稷茂止。記禮者曰。仲夏之月。利以殺草。可以薶田疇。可以美土疆。今農夫不知有此。乃以其耘除之草。拋棄他處。而不知和泥渥濁。深埋之。稻苗根下。漏濁既久。卽草腐爛。而泥土肥美。嘉穀蕃茂矣。然除草之法。亦自有理。周官薶氏掌殺草。於春始生而萌之。於夏日至而夷之。謂夷剗平。

治之。俾不茂盛也。日至謂夏時草易以長。須日日用力。於秋繩而芟之。謂芟刈去其實。無俾易種子地也。於冬至而耜之。謂所種者已收成矣。卽併根荻犁鉏轉之。俾雪霜凍沍。根荻腐朽。來歲不復生。又因得。以糞土田也。春秋傳曰。農夫之務去草也。芟夷蘊崇之。絕其本根。勿使能殖。則善者信矣。以言盡去根莠。卽可以望嘉穀茂盛也。古人留意如此。而今人忽之。其可乎。且耜田之法。必先審度形勢。自下及上。旋乾旋耜。先于最上處收溜水。勿致水走失。然後自下旋放。令乾而旋耜。不問草之有無。必徧以手排攏。務令稻根之傍。液液然而後已。所耜之田。隨于中間及四傍爲深大之溝。俾水竭涸。泥坼裂而極乾。然後作起溝缺。次第灌漑。夫已乾燥之泥。驟得雨卽蘇碎。不三五日間。稻苗蔚然。殊勝於用糞也。又次第從下放上耜之。卽無鹵莽滅裂之病。田乾水暖。草死土肥。浸灌有漸。卽水不走失。如此思患預防。何爲而不得乎。今見農者不先自上溜水。自下耜上。乃頓然放令乾。務令速了。及工夫不逮。恐泥乾堅難耜。攏則必率略。未免滅裂。土未及乾。草未及死。而水已走失矣。不幸無雨。因循乾甚。欲水灌漑。已不可得。遂致旱涸焦枯。無所措手。如是失者。十常八九。終不省悟。可勝歎哉。

節用之宜篇第九

古者一年耕。必有三年之食。三年耕。必有九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。雖有旱乾水溢。民無菜色者。良有以也。冢宰旣年之豐凶。以制國用。量入以爲出。豐年不奢。凶年不儉。祭用數之仂。而又九賦九貢九式均節。各有條敘。不相互用。此理財之道。故有常也。國無九年之蓄。曰不足。無六年之蓄。曰急。無三年之蓄。曰國

非其國也。治家亦然。今歲計常用。與夫備倉卒非常之用。每每計置萬一。非常之事。出於意外。亦素有其備。不致侵過常用。以至闕乏。亦以此也。今之爲農者。見小近而不慮久遠。一年豐稔。沛然自足。棄本逐末。侈費妄用。以快一日之適。其間有收刈甫畢。無以餬口者。其能給終歲之用乎。衣食不給。日用旣乏。其能守常心而不取非義者乎。蓋亦鮮矣。傳曰。收斂蓄藏。節用御欲。則天不能使之貧。養備勤時。則天不能使之病。豈不信然。又曰。約有者。困窘箱篋之藏。然而衣不敢有絲帛。行不敢有輿馬。非不欲也。幾不長慮。而恐無以繼之也。春秋傳曰。儉德之共也。侈惡之大也。語曰。禮與其奢也。寧儉。奢則不孫。儉則固。與其不孫也。寧固。易曰。君子用過乎儉。聖人之訓。誠如此。儉雖若固陋。然不猶愈於奢而不孫。爲惡之大者耶。然以禮制事。而用之適中。俾奢不至過泰。儉不至過陋。不爲苦節之凶。而得甘節之吉。是謂稱事之情。而中理者也。國語云。儉以足用。言唯儉爲能常足用。而不至於匱乏。語云。以約失之者鮮矣。亦此之謂也。易傳曰。君子安不忘危。有不忘亡。治不忘亂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又曰。理財正辭。禁民爲非曰義。以謂理財之道。在上以率之。民有侈費妄用。則嚴禁之。夫是之謂制得其宜矣。老子曰。能知其所不知者。上也。不能知其所不知者。病矣。夫惟病病。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。以其病。病是以不病。夫能如此。孰有倉卒窘迫之患哉。

稽功之宜篇第十

好逸惡勞者。常人之情。偷惰苟簡者。小人之病。殊不知勤勞乃逸樂之基也。詩不云乎。始于憂勤。終于逸。